

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五

餘姚黄宗羲編

書十七

講學

與方西樵 王漸逵

向者夜間造謁門下辱不鄙與進教愛彌至得聞所未聞虛而往實而歸夙昔之望深為慰幸伏惟尊丈高蹈於樵涵養日久造詣益精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所解經

義皆發前賢之所未發者然向來蒙所指教尚有疑難欲即質正以深夜不敢勞於長者遂爾拜别回鄉後捧誦明訓静而思之終覺未洒然脱悟故不揣謹此奉達非有所致辯也學求明諸心而已質之先覺所以求明乎心也承諭致曲之訓而以夷惠之清和明之曰致其一偏之清一偏之和而造之各臻其極以至於能化又曰所謂化者乃一偏之化非大而化也其以為聖賢學問皆從心性中流出性之未發曰中中者天下之大本

是故聖賢之學具於心原於性藴於中故致其中則天下之大本立於是一以貫之而萬殊統矣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矣未有學得其偏而能致於聖且化者亦未有聖人心性之學而反流於一偏者如尊丈之訓則心學且有二而聖人之所為聖人者其本根節目亦可不同矣竊謂清和者氣質也夷惠之學雖至於心無一毫之私可以言仁然氣質未盡丕變渣滓未盡融液盖亦以其所學之未全夫中所造之未得其大是以未免墮於

一偏而不能全故發見未當其可耳觀孔子之於二子皆稱之以賢可見而孟子遽以聖目之則過矣故致曲之說只作賢人君子希聖之學為是雖曰其次然由教而入者皆可謂之次不必以此而專論聖人之次也至於論性而謂性有善惡并舉告子及荀揚韓子及周子之說證之尤某所未喻也夫以性為有善惡修其善者為善人修其惡者為惡人則孟子性善之訓為誣而孔子相近之教不通矣此告子仁義桮棬荀子禮偽之論

之所由起可不必攻也其於宋儒惟取信於明道諸説若以天地氣質分之則誠於善惡未能判截反墮於善惡混之中而與荀揚無異矣明道曰性生道也惻隠之心人之生道也又曰心如榖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此數言者萬世言性之標的也盖某之所謂性者乃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之流行曰命命之著物曰性故性者人物得之以有生即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謂易故曰人之生道夫人之生也其稟質雖有昏明强

弱之不齊而無與於性非可以善惡論也惟其感於物則物交物而引之習類生而善惡始判矣故人誠能從事於學則其為明而強者可以為聖為賢其昏而弱者薰陶切磨之下雖未能造其全亦不失為敦篤之士若其習於流俗而不知學也則所謂明而強者適足以為奸雄滑黠之資其昏而弱者則甘於自暴自棄而流為下愚之歸矣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曰相近亦以其質之昏明強弱其初稍有不同耳曰相遠則習於

善則善習於惡則惡如南北其轅不可復得而合一矣豈不大相遠哉某之管見如此有不合處希不吝再賜教愛庶山居得以紬繹其義務求必明諸心一洗羣疑而會歸之此平生之願望也某頓首再拜

又與方西樵　王漸逵

始初天以道命凝為人物則此軀殼亦是性但以既凝為體質則塊然為器為物不靈矣其輕清流行主宰於其中而靈者此真性也故道家亦以為大化流殊常欲

去人為神為性釋氏之不愛四大者亦以其精靈不在此故耳由此觀之則性為人生生之道猶天之乾元地之坤元者也軀殼豈得以論性哉程子云人不可從軀殼上起念夫耳目之欲聲色口之欲味四肢之欲安逸此軀殼上起念也人當從心性上起念不可從軀殼上起念然此念頭起處即是已發因有所感而動非是人生而静性之本然者矣故程子謂纔思即是已發夫人動此念頭或因物而感或未因物而内自感者葢此心

前時曾因所感留滯不化是以久而復萌故軀殼之欲或無因而起者此內欲之萌中庸所謂慎其獨是也或因物之感而起者是外欲汩之孟子所謂物交物則引之是也故念頭起即是感物而動百孔千瘡皆從此出乃性之欲非復未發之真矣惟聖人心性常虛明凡物之感所過者化更無留滯是以內欲不萌外欲不汩真性常著故於未發則足以立天下之大本已發而念頭一動即無乖戾撓亂而為中節之和矣然則軀殼之欲

已是動處乃情之流非性之本也諸家即其情之流而為性是以善惡之論紛紛卒無合一又曰真性未嘗不發露但其發露乃自然而然非由意慮所得如入宗廟生敬墟墓生哀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乃真性發露時也其餘心逐物而動乃軀殻起念非真性也佛氏謂人性本善直下便是其說又太高蓋竊見其一二而欲誘吾高明之士也此所謂黠胡也若直下便是即是天生自然的聖人然聖人之所教人必在克己復禮者蓋古

今閒世乃有聖人自大賢以下心之感物未免理欲交戰真妄相雜苟非敬以閑之鮮有不逐物而妄者若循佛氏之說卒流於狂妄未有一人成於賢人君子者盖無踐履克治之功故也僕曾讀象山之門人楊簡已有此議論謂此心廣大高明不用察識不入思慮順其自然往往舉佛為況其流弊至此今陽明之徒又從而衍之曰克已非功夫無欲是功夫又云此真體一得不用操持常常照管便是僕自抵都下其說盛行然大抵皆

事講說無一誠篤者以其徒識其光景而下手功夫全然不著如登高山未曾跬步而虛望其巔崖之氣象何益此程子於介甫有平地說相輪之喻也我朝薛敬軒吳康齋二先生曽觀其書真以踐履為實地一步一步做去故卒成名儒於此可以見儒釋之異可見釋氏誘人之深可以見吾性雖虛靈汩於人欲不可無澄治之功也因論性并以近代之學上聞於左右乞不以多言為狂妄則幸甚

再與方西樵

王漸逵

某自讀書識訓義以來便參究此性遍求之古訓近考之宋儒皆未有所得又沉潛者凡數年復驗之天地推之萬物反而求之吾心審其動靜測其寂感又數年而後豁然始有會通處葢嘗妄以已意論之天地之道除生人物則無所見一陰一陽以生人物者則謂之道指其道之流行不息則謂之命人物所受以生則謂之性人在其中又禀得斯道中正之全故人為萬物之靈是

以人之有生其心性即道也道有統會有散殊具於心則其統會發於四支百骸則其散殊也然天地之道至中至正全體無備到其散殊萬變而不可測識則又不同故人雖得其全而於禀之清濁強弱之分又不能無異是清濁強弱者道之變化為之也道之變化為之故人之禀是道亦如之葢中正者乃其常變化而不可測識者乃其流動處雖聖神亦不可得而知之非惟聖神不得而知雖道亦莫知其所以然也故曰雖聖人不知

不能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是也其之鄙見如此又以此意而復推之則以為性者人之生道生道至善而稟質有清濁強弱之稍分所謂相近也何嘗有善惡善惡者習後乃見指清濁強弱而為善惡則不是若以清濁強弱而遂為善惡之分者益非也不揣謹此請教惟吾丈不棄再賜教愛幸甚甚其再拜

再答方西樵　王漸逵

前日小价回接得手教論性之旨可謂明盡無餘僕之

鄙見亦是如此乃觀尊丈來諭反求諸心益見明暢通達此論一出則天下後世語性者不能外矣但僕於此少有贅焉天道命之性人得之以生然既落在軀殼則其渣滓之凝結者也渣滓凝結是以不能無清濁強弱如地之初亦是此道之渣滓凝結故有四方水土各各不同然即夫坤元之道流行於其間則無不同也人之稟於軀殼雖其有清濁強弱不同然天以此道付於人而為性其精靈一點統具於心貫屬於四肢百骸者則

無不同也其昏濁者但爲軀殼混汩掩蔽不得露其精靈之體耳非惡也若人從事於身心之學靜而有以養之動而有以察之不蔽於外物以逐其軀殼之欲則心志安閒神氣凝定躁妄之思以息嗜欲之火不燃而復其真靜之本故精靈內照者不汩不撓其統會也既有以存乎一心其散殊也又有以攝乎百體由是而存之不息則道義出而可以爲聖爲賢矣故曰性者人之生道而無與於善惡也若張子謂氣質之性是指其軀殼

而言非性也故孟子所謂性善指其精靈統貫者言之也孔子之所謂相近指其所受之多寡言之也此多寡是人始受於天所得五行之性之多寡故有多於仁多於知之别若不能事於學則人欲蔽之於先習類染之於後軀殼之欲無涯莫之止極其不流於大惡之歸不已矣僕謂以此訓於天下後世使人皆知人生而静乃天之性但物感之後始生軀殼之念性之欲乃流耳茍能反躬則惡可克咎可補不至以人化物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曰人心以其感於人

者而言感於人則有軀殼之欲故在精而一之則中性
著矣諸說皆以善惡論者葢泥此渣滓軀殼而不知吾
身至精至靈之性統會散殊常與天地相流通而爲人
生生之道初非軀殼之謂亦無與於善惡也僕請不以
氣質軀殼爲性而從本於道命生生不已之間言之則既
有合孔孟之旨而有功於由教而入者不既多乎未審
尊文以爲何如尚容侍教面正不具

答王龍溪書　王漸逵

別後兩辱手教遠及足見吾丈與人為善之心不以時忘不以遠遺蓋恐此道之或晦於天下故與天下共倡而明之衛道之功切矣諷誦之餘感激當何如某僻居山中與城市邈隔今歲春閒出省下得會郡侯胡公始接來札又會推府駱公乃知吾丈復解官東歸時事如此可嘆可嘆雖然賢者出處關乎世運盛衰固非偶然安以俟之而已來教所謂致良知之説以僕之質性魯鈍學力粗淺固未能窺其微奥然以是稽之孔門反之

吾心殆尚有可疑處夫今之學者多主於白沙陽明二先生之教白沙之學在於求孔顔樂處陽明之學在於致良知二者固聖賢法門但以此為教恐學者流於滉蕩無實下手得力處夫孔顔之樂大矣必有躬踐實際而後可以契其樂之真良知之體明矣必有涵養操持而後可以得其明之用不然則所謂樂亦虛談其光景之可愛而於獨知之地但凝之於靜而不能不汩之於動融之於心而不能不滯之於事者多矣某嘗以論語

一部真千古聖賢入手之要訣何也其旨在乎心與事合一而已矣以心而貫於事物隨處致力隨處照管故心事合一鍜鍊純熟打成一片然後謂之真境實際方無走作乃有受用處茍或玄想於胷臆致測於景象徒抱夫虛靈之體而昧夫流行之用以之資講說則可以是而求聖賢之實學則未也故其亦以孟子先立其大者之語為立言太寛然必以集義為事乃見入手脉路處今之學者往往流於孟浪無依皆以其守心太過而

畧於事為是以心事岐而為二支離渙散而不能相合失孔門隨事致察之訓以至於此此其所以高者流於禪定之歸而下者則混於理欲之無辨而認賊作子者多矣故丹書之戒以敬怠言之盡矣而又以義對欲言易大傳敬以直内可矣而又必以義以方外德始大而不孤皆隨事致察之明驗也夫平地而説相輪與由階級而直造其頂者其所見何如也其遠處遐陬無明師友講習之益其所得所聞如此吾丈以為何如人便不

惜再示教愛尤為望幸

答冼少汾書　王漸逵

鳶魚一章言其上下察也云察字無昭著之義須以心察之甚謂講書先要文義通若文義不通徒率以立已說恐不是若謂以心察之則於文義不通矣盖見鳶魚之上下又却以心察之乃見天理流行則反贅矣此鳶魚即是此心此理而流動著見於天地間者彼此相觸何等洒落何等活潑潑地此時又一心以體察之則抑

而滯矣毋乃贅乎故程子謂活潑潑地正指此以喚省人意不作兩項看洗白沙之學以自然為宗僕終有疑焉其所謂自然者全欠下手功夫漭漭蕩蕩無所捉摸使學者空為臆度其不流為老莊之自然者幾希矣雖程子云勿助勿忘不用絲毫人力然既曰勿助勿忘便是下手緊切功夫始有頭腦下落若只說一箇自然何所指乎明道以明覺為自然蓋謂吾心虛靈之本體如是也與此所謂自然者又異矣請更詳之　天地之性

落在氣質中恐未然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一也何嘗有二只因男女搆精萬物化生後乃有此稟質此所謂形體也此稟質乃是渣滓非可言性若夫陰陽之道落在人心所謂生生之理則是性也此性何嘗有善惡夾雜自漢唐宋諸儒不深於性學乃有指稟質為性者是以善惡之論紛紛可嘆可嘆明道云心如穀種仁則其生生之性以此言性聖人復起不易其言矣孟子云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勿能奪也孟子

不以稟質為性甚明張子亦曰氣稟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亦畧見得但又以天地之性分之却又錯矣 學莫貴於真知固也然知後又要常常照管得到如云戒慎恐懼此照管之事也此心之良知如主人翁當其逐物於外如主人翁在外不能照管遂生許多弊節然主人翁雖在內不能一一照管使家內不嚴肅齊整是習於懶慣而忘亦是失於照管亦生弊節也故主人翁在家又能照管方得是以古人於真知後復有誠意一關

誠意一闗即是慎獨即是照管功夫若夫真知便了如知毒物之不可食則令人食河豚而不顧其死者夫豈不真知而不能戒懼照管是以失之耳古人下一敬字最是盖敬者即此心之惺惺主宰時能照管者也𦍒為思之何如何如　只整齊衣冠尊嚴威儀便生敬亦是倒說盖心有主時始能有所收斂如此若待衣冠威儀時乃生敬則不知要作整齊尊嚴時誰為主宰也　若斷家事即至親到但令子侄待之覺得此心無擾亦甚

快活此亦偏於靜處易云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

應事接物一有厭惡便是病根便未見得動靜合一處

故動亦定靜亦定乃見所養陸子靜亦云在人情事變

上用功此正心事合一處須着如此做去　吾道至大

至博無所不有無所不該皆本於陰陽中來儒與釋皆

囿於吾道中則釋之道亦道也但所見有偏處失其大

全中正之體耳陽明云道一而已仁者見之謂之仁知

者見之謂之知釋氏之所以為釋老氏之所以為老百

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說得甚周遍圓活道惟聖賢乃見得中正全體其餘非聖賢則不能無偏如仁知釋老皆所見之偏處觀於中庸所謂賢知即此仁知釋老者也所謂愚不肖即此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也又何怪其同與不同　為人後者所以後大宗非宗恐不宜置後此言良是良是蓋禮云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又云支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既曰後大宗則小宗亦不置後矣況其非小宗乎既曰

祭宗子之家則不為之立後矣禮文如此明白不知後儒何故乃有此支離議論盖大宗若絶無人統理衆族人故只得於族中取一人以聯屬之如府縣長官缺則當銓一人以補之餘皆祭於宗子之家則立後出繼之禮古所無也自此出繼之說行使人子舍其親而事他人之親天理人情必不安矣自此禮不明陷了古今天下多少人於不孝不仁不知泉翁又為此說何也　天地萬物皆有自然之理任其自然則胸中自有樂地故

白沙之學以自然為宗盖本諸此張子亦云如太和中容萬物任其自然亦此意然必先知箇入手門逕然後可以語此白沙亦云若不從事於孟子勿助勿忘而驟語以曾點之樂一似說夢則白沙下手門路亦不以此為先矣只因後人誤認白沙之學為自然功夫乃有此議論使白沙之學不明於世而天下咸以老莊目之可嘆可嘆　又曰君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不怨天不尤人無入而不自得此即白沙所謂自然之意然必戒慎

之功到乃有此戒慎之功即敬也程子云勿助勿忘中間便是敬古人只說一敬字便是功夫簡易明白後儒自立門戶又別求一箇入手脉路以教人皆失其真切之派使天下學者滐然不知入手而卒流於玄虛高遠之歸無一人克履其實境者此皆後儒支離之說悞之也

答項甌東論陳白沙　王漸逵

向在李三洲處得見來書以陳白沙為禪學摘其數條

而論之所舉雖是然白沙非禪者也白沙學於吳康齋康齋深得孔顔之樂白沙求而未得歸卧陽春臺静後數年然後得之其學則求諸心其功則得於静似禪而非禪者也夫所謂禪者棄君臣父子夫婦之倫絶中國禮義衣冠之教者也故謂之禪白沙事母甚孝出處甚明教人甚切理義甚精問學甚苦多得於静處有之故每以静中養出端倪教人又云去耳目支離之用非去耳目也去其支離之用爾其不事著述而欲歸於無言

葢見宋儒議論太多故矯之云爾其用心亦誠為過當也至於禪之一字吾嘗論之葢禪之說亦吾道中之所有也夫吾道之大也知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仁佛者見之謂之佛老者見之謂之老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之道大矣故暗為禪之說者吾亦且恕之至其附於佛之教則不可不深斥之也今有人於此盡倫理施政治明出處慎取予則雖終日談禪吾不忌也何者其道葢吾之道也但窒而礙終於不通使其知而反之

變而正之則善矣今夫天下之物其草木禽獸之相類者甚多或一物而至三四至六七者有之然自造化之道視之則皆物也今夫異端老佛莊列之書類亦多矣然各一其見則各一其說自費隱之道視之則皆道也但聖賢之道中正而大全諸說之道皆一偏而有泥故君子之於異端惟明吾道以勝之不必闢焉可也至如白沙之學求之宋儒如此類者甚多司馬文正呂晦叔劉元城謝上蔡陳瑩中張子韶楊龜山陸子靜往往得

於禪學改頭換面處有之然於身心國家皆無愧歉天下後世皆尊仰之此禪學之變正而非禪矣何可怪乎白沙之學多著於静固有偏處而其本根節目則同豈謂之禪乎雖然禪而歸於正則可恕禪而附於佛謂佛為西方聖人欲陰附其教則有大害於中國宜在所痛斥而不少假借焉可也盖佛者西域之人其法西域之法是故西域之法毁綱常滅人道遏化生之機傷天地之和其風聲氣習一入於中國中國受之則生變亂如

厲逆之氣行於一鄉一鄉受之則生瘴疫驗之古今皆然觀晉之名流卒歸於老佛而以師禮事之遂有劉石之擾唐之文人宰執皆寫誦經典崇尚齋醮遂有五代之亂宋之諸賢皆譯佛偈談真空而亦明尚齋醮暗師頭陀迄於金元之代今之士夫又宗之矣棄聖賢之言而事禪佛之說隱義謎辭互相倡和以無為為上乘以了悟為宗旨其風聲氣習漸染將半矣是故天下之亂又可憂也故吾不憂夫禪之附正而憂夫佛教之害世

名人達士從而和之大亂之兆也又將有闕

公亦嘗思及此乎容異日圖會面領教愛不具

上霍兀厓宗伯　孫存

曰蒙手翰以所與涇野先生寅清之暇商榷古今之正論諄諄訓誘某何人斯與聞斯教夫涇野醇乎醇者也夫子強哉矯者也以涇野之醇與夫子之矯陶鎔變化於大聖之域發之而為論議措之而為事業其必灼知乎善惡之機而擇守乎時措之宜自不至於賢智者之

過矣而豈愚不肖如某者所能贊一辭哉頃以門下辭受之嚴僅市婺之朋酒以獻而適得敗者遂使夫子有感於以名取人之難焉嗟乎某獨不類是耶若以言獻安知非婺之敗酒乎然是酒之初市於蘭也價甚廉其不市僞明矣而顧若此則中途所與同處者薰蒸之氣敗之也嗟乎士修於家而獻於天子之庭其所與同處者可不慎乎是酒也必一敗一不敗今偶酌其敗者遂并其不敗者棄之毋乃未盡酒之情乎果然則天下多

棄物而瑜皆得以瑕掩矣縱使二酒俱敗而蘭產之正味則未敗也他日更取其味之正者不敗以氣之惡者而酌之則可以薦神明酢賔客而奚遽以一敗遂擯不使前乎使當其方敗而改作之否則別用之或以為酸醯或以滌藥物或以瀹道暍未甘委之溝壑也存不幸實類於是夫道之中也猶酒之有正味也賢智之過則酒之釃而過於正味者也愚不肖之不及則酒之漓而失其正味者也書曰若作酒醴爾為麴櫱糵多則甘好善

之深者似之麴多則苦惡惡之嚴者似之以其觀於夫子其酒之苦者乎苦口者利於病惟量之大者能受之涇野其酒之旨者乎式燕而醉於心則量之小者皆受之矣若以涇野之蘖與夫子之麴損益適中以釀之則甘苦調而人皆知酒之正味矣古人有體道之言有知道之言某不能釀酒而知酒之正味伏惟舍其前日之敗許今所市之真取而酌之則酷暑之氣可敵嚴寒之天可溫而和氣可致無妄之疾勿藥有喜矣若夫投之

江以醉三軍賜之食馬者可以化暴而爲忠良助又其餘事耳

寄陽明先生 黄綰

初春鄉人歸辱手劄并祭徐曰仁文令人悽然益念斯世之孤不知何日得從陽明之麓以畢此生也綰領教入山頗知砥礪邇來又覺向者所謂静坐所謂主敬所謂静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皆非古人極則工夫所謂極則工夫但知本心原具至善與道脗合不假

外求只要篤志於道反求諸已而已夫篤志於道即所謂允執厥中是也於凡平日習染塵情痛抉勇去弗使纖毫溷於胸臆日擇日瑩隨其事物之來無動靜無內外無小大無精粗無清濁一皆此理應用故無時而非入德之地無事而非造道之工昔者孔子自十五志學至七十從心不踰矩進退無已只此志之日篤也故語顔子使之欲罷不能既竭吾才至於卓爾此乃聖門極則之學與極則之傳也若徒知靜坐主敬觀玩光景而

不先之以立志不免動靜交違滅東而生西也夫纔說靜便有不靜者在纔說敬便有不敬者在纔說和樂便有不和樂者在如此用工雖至沒世無稅駕乃知篤志一語真萬世為學之要訣也近世如白沙諸公之學恐皆非聖門宗旨宋儒自濂溪明道之外惟象山之言明白痛快直抉根原世反目之為禪而不信真可恨也伊川曰罪已責躬之意不可無亦不可留胸中為悔象山則不然曰舊過不妨追責益追責益見不好又曰千古

聖賢何嘗增損得道只為人去得病今若真見得不好真以為病必然去之去之則天理自在道自流行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也往年見甘泉頗疑先生拔病根之說凡遇朋友責過及聞人非議輒恐亂志只以静默為事殊不知無欲方是真静若欲無欲苟非勇猛鍛鍊直前擔當何能便得私欲盡浄天理純全此處若不極論恐終為病繒近一書畧論静坐無益亦不敢便盡言及此向見友生送甘泉序云孔子傳之顔子顔

子歿而不傳惟曾子以一貫之旨傳之今日恐亦未然
夫一貫之要只在反已篤志而已顔曽資禀雖或不同
其為一貫之傳則必無二鄙見如斯不審日來尊見如
何山亭改構相知至者皆有賦詠敢録册覧更望不惜
一言以慰山靈幸甚

復李遜菴　黄綰

邂逅京旅獲聞高論至今不忘邇聞擢憲敝省喜慰無
量數年之間法立仁流誰不瞻仰益知君子之學有本

而師友之教深矣昨蒙惓惓豈勝感激但綰方在告公居當路非趨見之時故敢以書求益久不回示豈以綰不肖不足領耶抑有難言而置之度外耶近者京師朋友書來頗論學術同異乃以王伯安魏子才為是非是伯安者則以子才為謬是子才者則以伯安為非若是異物不可以同子才舊於公處見其數書其人可知伯安綰不敢阿所好其學雖云高明而實篤實每以去心疚變氣質為本精密不雜殊非世俗謗議所言者但未

有所試而人或未信向者公嘗語綰曰凡遇事須將已身放開一邊則當灑然自得其理綰每誦以為數字符及讀易艮卦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然後知公言之有自實與伯安之旨無二子才素講於公學問根本宜無不同葢皆朋友用功未力好起爭端添駕為疑以致有此誠可慨也昔者二程之學似不同於濂溪伊川之言若有異於明道邵張之緒若不同於二程但其大本之同相觀相長卒以同歸而皆不失為善

學他如司馬呂文韓富諸公雖功名道德各有其志然皆為深交篤契為國家共濟豈如今日動輒分離也至於晦翁象山始有異辯然亦未嘗不相為重至晦翁門人專事簡冊舍己逐物以爭門戶流傳至今盡經纂緝為舉業之資遂滿天下三尺童子皆能誦習謄諸頰舌或及德性即目為禪乃以德性為外物聖學為粗迹道之晦蝕一至此矣殊不知古人所謂問學者學此而已學不由德性其為何學賢如子才豈宜有此綰知必不

然矣況為學此時不啻曉天微星併力共圖猶患寥落磨泯頹而不振況志之末篤功之未力各相排擯銷沮阻喪實乃自壞此事關繫非細區區朱陸之辨姑置之可也朱果有益於此則求之於朱陸果有益於此則求之於陸要皆自成其身而已辱深愛敢併及此倘得一言子才只以天地為度各通其志各盡其力斯道之幸何如

答邵思抑　黃綰

近承手翰足見進學之功僕屢致問左右俱不卜沈浮書中微旨似於吾人有不察者且吾人學問惟求自得以成其身故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實無門戶可立名聲可炫功能可矜與朱陸之同異有如俗學者也苟求之能成吾身而有益於得雖百家衆說皆可取也況朱陸哉苟求之不能變吾氣質而無益於得雖聖言不敢輕信況其他哉故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吾何求哉求得扵此而已矣若朱有益扵此則求之扵朱陸有益扵此則求之扵陸何彼我之間朱陸之得親疎哉且僕扵朱書曾極力探討幾巳十年雖隻字之微必咀嚼數四至今批抹之本編纂之册皆可驗也請凡扵陸書姑讀之久看所得比之扵朱何如又比之濂溪明道何如則可知矣世皆以陸學專尊德性而不及道問學故疑之曰禪凡其有言槩置之不考有誦其言者輒命之曰禪不復與論是以德

性為外物聖學有二道哉殊不知象山每以善之未明知之未至為心疚何不道問學之有又其言曰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何不教人讀書也但其所明所知與所讀有異於人者學者類未之思耳僕於武陵一會吾兄即知吾兄心懷條暢識見高明甚不易得區區畏愛不淺故敢肆言至此然門戶之分斷非僕所敢望於吾兄又聞魏君子才學行絶出僕極傾仰但與陽明時有門戶之馳淺陋念此不堪憂悵惟恨無由一訊其故然求吾

道於此時真所謂不絶如綫海内有志如吾徒能有幾
人只此幾人而又分裂如此不肯合併切磋深求至當
往往自高自止轉相譏刺如世俗斯道一脉豈不自吾
徒壊也陽明素知其心如白日决無此事魏君雖未接
嘗得之李遯菴及見其數書虚巳平恕可知亦必無此
竊意為其徒者各持勝心或私有所懐巧添容勸推附
開合如昔朱陸門人以自快一時却不知此道塞天地
亘古今無物不該無人不同可獨為陽明子才之私象

山考亭之有也吾兄明燭幾微身居其間何不據理一言以使共學吾兄之賢何如也惟與始終教誨敢不誠心領益不既

復王汝中 黄綰

辱書諭諸事俱悉但云大學古本註至善之旨有所忿懥之説細體會終未能盡契於衷僕不敢佞於此不得不盡言以告此蓋諸兄習聞禪學之深一時未能頓舍且從來未暇致思聖學故也夫聖學者所以經世故有

體則必有用有工夫則必有功效此所以齊家而治國平天下也禪學者所以出世故有體而無用有工夫而無功效此所以虛寂無所住着而涅槃也故為禪學者略涉作用稍論功效則為作念而四果皆非謂之有漏其道不可成矣聖學工夫則在體上做事業則在用與功效上見故大學首章言大人為學之道提出三在字以見道之所在在於盡性在於盡倫在止於至善盡性盡倫必止於至善故曰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盡盡倫

所以盡性工夫必在體上用體何在在於人心獨知之中既有知覺必有思慮思慮略動則必憧憧往來其體亂矣不奈其亂故高者不得不於上乘討虛靜下者不得不於下乘求止息此說流傳既久雖高材明智有所不免往往互相譏闢而不知皆墮其中凡既涉此雖是妙說巧持只是禪宗落空於聖學何與縱使道盡躬行妙悟雖或七八分彷彿亦决不是動容周旋中禮而合聖人知止時措之宜也傳之他人决是差誤下稍頭

决是不同此等所在其實似是而非毫釐之差千里之
謬胡安國所謂禪與儒學句句似字字同若於此識得
許汝具隻眼僕非敢便謂識得只是自少妄立此志亦
嘗聽諸公講論誤入禪學數十年辛勤磨礪久之始覺
其非偶爾有見故見得止字親切方知詩書所云止字
及大易所示艮卦之義皆深契於心而有不可以言語
形容者故向因諸兄所論而敢云止字足包至善至善
不可包止字葢心知所止則至善在其中徒云至善而

不知所止則憧憧雜亂而無所寓惡在其為至善也此
僕所以將二止字看得明白上止字雖兼體用而工夫
全在體上用下止字專指體而言而貫定靜安三字定
者心不憧憧而能止也靜者心如止水而能明也安者
心隨所寓而能安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此正對憧憧
往來者言所以灼然為聖學之心訣也其云忿懥恐懼
憂患好樂即所謂喜怒懼憂之情者細求人心七情必
不可無今欲無之乃是禪學宗旨但於此致精一依天

則使發皆中節方為聖人經世之學是非明賢否別賞
罰當達道之行通於天地矣不然空無適莫及至臨事
意從境起不為莊周田子方之猖狂自恣則為墨氏之
兼愛否則為楊氏之為我否則是非不明賢否無別賞
罰不當而天下解體矣將何與於經世哉此僕血忱之
言惟諸凡其諒之勿徒以虛言相高而謂僕之好異也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六至一百六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周牧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六

餘姚黄宗羲編

書十九

講學

答王端溪　薛蕙

久企下風未由奉見遠承貽教大慰夙心蕙之解老子固意得罪於世之君子而世之君子果以蕙為狂為愚而不屑教也不圖有如先生者迺肯賜之話言諄諄然

而誘喻之天下之愛惪者孰有過於先生乎然先生非私於不肖也盖將明辨聖人之道而為天下後世之賜也如惪之愚不足以答盛意然亦不敢默默也先生之言曰老子之道疑即仲尼之道也然以其先無而後有先虛而後實先道德而後仁義是無怪天下之多口也不然仁亦道也義亦道也而何可絶仁而棄義也豈非所謂毫釐而千里者與嗟乎舉世以異端斥老子而先生擬之於仲尼舉世以虛無為不可而先生特病其先

後為不然凡先生之意徒恐老子談仁義而差不免有
毫釐千里之弊爾先生析義精而持論平視彼不知要
領而黨同伐異者不可同日而語矣故葸敢誦所聞俟
高明之再思焉竊謂老子之道即仲尼之道也性一而
已則老子仲尼之道不得不同特性與天道之說孔門
所罕言故老子之書雖同於仲尼而後世不知其同也
非知性知天者孰知千聖之果無異道耶夫仁亦道也
義亦道也此吾儒之言也道者性也仁義性之用也此

老子之指也私恩小惠之仁小㢘曲謹之義此老子之所棄也上仁下義又老子之所取也或抑或揚亦不專扵棄絶矣仁有精粗義有大小雖孔門之言亦非一端而已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樂記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扵物而動性之欲也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此數言者雖有精粗詳畧之不同然與老子之言皆所謂殊塗而同歸也夫寂

然不動居先乎感而遂通居先乎察夫先後之間可以見静為天性之本矣退藏於密其常乎見於事業其常乎察夫久頃之間可以見主静為復性之學矣然則先無而後有先虚而後實先道德而後仁義彼固自有先後非老子先之後之也老子後儒之得失其原正在於此蓋毫釐千里之關鍵仲尼老子之同道其大端實繫於此蓋前聖後聖之符節也又嘗謂易之所云本指卜筮而言樂記之論卒亦詳於動而畧於静故孔門傳授

心法獨子思為能識之耳自子思之外能明性靜之道者舍老子而誰也昔子思之言性也以為天下之大本則性情之辨學問之序子思已發其端矣斯義也惟程子聞而知之惜乎自延平之後此學復失其傳後之儒者明於庶物則有之知未發之中者則鮮矣葢情易見而性難知信乎性與天道之難聞也是故眩於事物而莫知統紀迷其本心而無所歸宿古人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正謂此大本之差而非謂小小

節目之差也且聖人之道所以不明於後世者正以性學之不明耳苟徒以仁義而已則宋之儒者何以大過於漢唐而周程之學亦何優於橫渠涑水耶以此觀之老子之道真所謂猶龍者乎莊曰道隱於小成夫絕仁義而害斯道此先王之所憂也語仁義而遺大道此亦區區之憂也奉覆卒卒無之書不盡言他日倘獲親炙庶幾盡吐所懷耳往歲僭著一書因輙呈覽更乞如鮮老之教我也

再答浚川 薛蕙

頃承答教論二氏指歸吾師所得已極高遠然於愚見畧有同異輙復商搉與或有毫髮之助傳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者也來教云仙佛之說起自末代竊惟仙佛之說其所從來遠矣盖古聖人盡性之學如所謂死而不亡者非盡性則不能然非盡性之外復别有不亡之術也藉曰不然則古之神聖其道反不逮仙佛而仙佛創起季世反獨得不亡之術可乎叅同契中無念以

為常此言與禪學無異頗特一言之偶合耳譬猶諸子百家間亦言及仁義而其大體則非也鄉使伯陽果知以無念為宗豈復談乾坤水火如彼之支離乎又謂楞伽彼此因緣不專一體金剛法相空色同歸於無乃唐宋高僧大士敷演心經而作者二經義理宏博殊非一二言所能盡心經標舉大端殆非二經之比唐宋高僧尚未能盡知其說况能作耶來教謂吾儒之教以修心治世為事夫古之聖神内聖以修心外王以治世二者

之外誠無餘事但後世去聖逾遠而其傳寖差寖陋治世之法儒者僅得其粗而不究其本至於修心之學則講之不明久矣夫不能自保其神明雖道濟天下抑末也又謂佛氏之學與學仙者原出一途專於為己無復為人究其所趨不過使原性常在雖滅不昧而已故非有術不能即得且如人心虛靈不觸亦動故學無心必須心息相依而後可無欲使神住必須廻風混合而後可住捨此二術則心必無不動而神必無不馳此條得

失似相等矣仙佛一途誠是也專於為已無復為人殆有未然自古聖賢不越教化斯人使之為善耳為人之利孰大於此二氏之言大率如是至其切實而精微則反身為已之學也使夫人知為已之學其為人不既多乎原性常在雖滅不昧此固然矣特至人明於性命則了生滅之常一衆人不知其性則見生滅之有二此猶淺言之耳自餘差别之義不可勝舉非累幅之書可究也未知生焉知死蓋吾聖門之微言邵子曰若未通天

地焉能了死生周子太極圖末亦援易及死生之說非無為言之也心息相依繫心之一術耳二氏之書往往有之然其術非盡於此也如吾儒中之聖人所謂至誠至中退藏於密即無心也彼其所以能然者固自有道矣豈亦出於心息相依之術耶程子曰知道者思慮自無又曰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又曰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此言皆畧開其端然亦有所自來矣神住即無心也似不當二言之迴風混合指何術而

言更望垂諭俟別請益又謂學仙不成亦不失為禪覺夫老莊所謂仙與佛所謂禪誠非二道但如後之方士其術誠陋曾不逮小乘之禪也昔者程子每以佛與仲尼並之其論莊周猶有何敢比佛之語況後之仙者乎夫禪學者不惟賢於後世之仙學雖吾後儒之學亦非其倫矣何者後儒雖言無我而不知無我之實雖言無思而不知無思之指雖言無欲而不知思欲之本無雖言性善而不知性善之極致雖言人皆可以為聖人而

不知性即聖人非由修為而得也以此觀之禪之為道可知矣雖然使其道驗諸人心而不然考諸聖人而不合庸非無稽之言乎今驗諸人心則其所謂空寂者即吾未發之本心考諸聖人則其所謂定慧者即古聖人之誠明推此類而言之其道不可悉數故程子有釋氏知性知天極乎高遠之說彼誠有所見而言之非苟相許可也來教謂若是無術大是頑空夫仙佛者得乎最上之術實無術也順乎真性之空亦無空也金剛經曰

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又曰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又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凡此類者其義云何望吾師更精思之他日深有悟入始知佛與吾聖人之道本同一性而佛之有功斯人不在孔子之下也縱言及此大類狂夫之言矣

與高蘓門　薛蕙

承詩教并獲老子序可量欣慰老子之書僕誠見其有益於世故妄為之說然使說焉而世不信又奚益哉則

思得賢者序之庶世之信者衆也執事復言與李君同讀其書而愛之凡古今人爲書未有舉世悉好之者惟賢知者好之斯傳已昔人云天下英雄所見畧同今二君之見既爾天下俶儻知言之士可如二君者其見能無同乎然則鄙説之傳也可幾矣復承問談禪近實有之然其始彷彿則已洒然知異之矣未知後來所見終何如耳所云穆伯潛周用賓王純父皆嘗試之顧是時僕尚未讀佛書故未能請問以窺其所造之淺深也純

父欲合三氏而一之其言偉矣而其詳未得聞也三氏之說出於世久矣如斯言者中人之所疑而駭而下士之所笑而姍也然二氏之說行於世尚未遠安知千萬世之後不有如純父之言乎嘗妄論之三氏之學皆心學也夫心一而已矣彼三氏者皆聖人也學至於聖且弗自知其心乎茍知其心其理有不一乎其理茍一其言豈有二乎今夫水有流有源心則亦然其流也三氏皆言之其原獨佛氏詳言之老子次之而孔子則罕言

也盖人上智寡而中人多中人雖言而不逹此其所以罕言也若乃上智知罕言之意自能求之於言語之外復知其所已言者非所罕言者也如是則罕言亦言矣至於二氏雖亟言之亦終不能言也故曰言語道斷不可言言而非也嗚呼此於易之所謂容中庸之所謂隱豈異指乎後之儒者大抵見心之流而未見心之源其論學也不専求之於心而泛求之於博學力行之間其極論道徳終規規於事為之末與夫大道無名上德不

德者異矣孔子之言雖嘗云爾然孔子之道非盡於如是而已使盡於如是而已豈其所謂罕言者乎夫儒者於心之本原果未徹見則與彼二氏之見不同亦惡得不以二氏之言為異端之言乎凡儒者之紬老子者集解中稍辯之然世俗之人必有非之者矣若佛氏之説則尤見詆於俗未可卒與之辨也昔伊川有言佛氏之道非不上下一貫至其用處便作兩截程子此言其許之也不為不至矣盖上下一貫非聖人之學不及此然

則佛氏之道從可知矣今世俗之學其所見果有及此者乎奈何持矇瞍之目而譏離婁之不察也因下問之及率然如此然終非筆墨之可究也想執事更當有卓絶之見幸畧垂示

答崔後渠　薛蕙

去歳辱書蕪示中庸凡以無便久不奉報生之蔽於佛老而好其説吾兄不棄絶而教之誠愛我欲有益於我也顧生好其説者以其合於聖人之道而好之也使其

不合於聖人之道生雖不足以望知言者然亦不至為其蔽惑也書辭有宜辯者念雖辯之必不能奪兄之所執故不敢復為煩瀆俟他日奉訪相與極論數日倘高明之說能使生之論絀而惑解敢不承教凡所為講學者務去非以求是耳茍是非既心喻矣何為是之不從而顧自安於非耶伏讀中庸凡其文典則閎深可方古人令人不能為也然其措義頗有不合於聖人者試以愚見商畧之以請教竊聞中和之說乃中庸第一義蓋

千聖心學之淵源也故程子以為孔門傳授心法而他載籍不與焉正謂此耳延平先生復推明未發之中其說最詳而朱子以為象山門下相傳指訣自延平之說傳而後中庸之道益明程子之言益信鄉微延平則程子之微言世或莫知其所指而中庸之大義隱矣抑延平之說雖自程子發之其實中庸之書固已特異其辭以見意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其意斷可識矣然則未發之中實中庸一篇之綱領豈中庸為然凡六經

之言豈復有加於此哉今吾兄之書於前標註既不喫緊言之至於十論亦復遺之何耶夫說中庸而遺中不猶說論語而遺仁乎其曰凡事可者謂之中中之名義取此生之所未喻也道論曰非別有物而綱紀乎此則是易有太極之說非而天地萬物無本也理論曰後之言理者括萬有包四端則是萬理不統會於一理也性論曰安得獨咎於氣則是理有駁雜之理人之善者乃逆天理也謂孟子性善為跡謂韓子三品為能發聖蘊

生之尤所未喻也竊觀兄之名理雖考信於六經之說而實主之以六書之文兄之言論往往過者此其病源也字說足以明道孔門當為說文矣六經說理之辭非不時有合於字說其如不合者之多耶小道可觀致遠恐泥正此之謂也夫謂古人制字假物以命名不猶作易者假象以名理乎象之不足以盡理不猶物之不足以盡名義乎六書有轉注假借一字而數物用之不以一物專一字也至於訓詁則又隨字釋義一字而數說

訓之不以一說蔽一字也文字訓詁猶不可執一而言也而況施於文辭其取義也可執一而言哉必曰道爲大路之道則夫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通也必曰理爲玉膚之條理則夫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條理云乎哉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言之多變且不足以盡意一字之文豈足以貫衆理哉執泥言語而不得於言意之表君子猶譏之況執泥文字而可乎忠恕之論甚異然非忠恕之本意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

亦勿施於人下言者正覆解忠恕之意也論語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二書之言一也善乎古人之立言也其言甚簡其義甚明不增加覆說也益之以多言而反晦塞其正義此文士之蔽非賢人明經之指也誠論言誠何其小與中庸之言如斯而已乎尊德性論德性問學等而無辨矣不若註中君子之學云云者語意乃為完全也象山曰不知尊德性焉有道問學此誠至當之論不可因其與朱子相難挾私心而輕重之也今兄復下一

轉語曰不知道問學何以尊德性此難以紬象山之論也象山之意以尊德性而道問學為一事兄之意以為兩事正象山之所譏也篇中評品諸儒似非確論司馬公信偉人也然考其性與王覇之説其亦擇之不精矣程子謂之不知道非茍相訾也學不知性豈所謂尊德性之學乎西山元城似亦當别論耳又曰周子精而疑於老邵子達而疑於隠如周子者兄猶不滿之耶謂兄不潛心周子之書殆有不可然猶不免云云而况於老

子乎邵子之隐也槩諸聖人之道未見其不合也安得以是而病之龜山上蔡觀其遺言恐亦不可輕議象山非踈也自雜博者觀之類踈矣慈湖非險也習聞故常之說而乍聞其言類險矣序曰章分則文斷而意離今綴數言於每行之外聨其相承之義殆亦不可古書以篇名簡策之謂也一篇之内盖有章或數言者則不滿一二策而已必合若干章聨而成篇如老子荀子皆然不特戴記可驗戴記四十九篇其不可分章者僅數篇

耳朱子中庸分章特離合之間尚有未盡亦無大害其失乃在於牽合接續或失古人之意故南軒東萊皆非之今兄既言相承復不分章失愈甚矣嘗惟吾兄精專之學奧潔之文當今之世可謂絶倫然亦竊妄意吾兄其學不用心於内而又志分於為文故於本原處未有的實之見差之於此而欲折衷羣言能無差乎其論道論性將以求勝於宋儒而不知愈出宋儒之下恐於宋儒之書亦未嘗熟考而精思也區區管穴之見恃兄之

知巳故妄發而不隱想兄樂聞直諒之言亦必不以為罪也卒有便草草具此不及三思中間踈謬更㝠埀喻不備

蕙近年於古人之學實有所見若夫持養之功則全未也此言非敢不遜取笑吾兄甚思合并得一訂正絶遇而後思遜斯言實獲我心也常惟後世决非可為之時吾人只有隱居講學一節為可努力出而行志不如其巳也志之不行吾何求哉將@面汙行以求富貴乎何

時與兄築室南華山中誦詩讀書悅心怡神其樂何如也但世事不可必兄與生行各衰老此欲豈易遂乎書終談此不覺惘惘

與王浚川 薛蕙

近聞留都司馬之命不任慶慰今者計當還第謹具狀馳候前承誨劄未能上覆周貢士來又蒙賜教并示丁亥集有警於昏昧多矣但於太極陰陽諸論思之未通此殆為先入之說所蔽尚欲問難與煩重喻然非筆墨

之可究也比年誦先儒之書稍見得一處頗為切要敢因下問之及而就正焉昔延平先生嘗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者又一篇之體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可以言中庸矣晦翁亦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静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則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因二先生之

說而推測子思之言既又考之羣聖之學六經之微言往往若合符節於是竊以為此誠義理之本原學問之綱領外乎此者不足謂之善學也故凡學者必先從事於此體之於默識養之於主靜及其道之成也內欲不能留外物不能亂天下之事無不各得其當特一以貫之而已不然內有毫釐之偏則外有尋丈之謬欲其中節不亦難乎夫性情一物也動靜一理也何言中和而抑揚其說也葢有體用先後之分焉物有有體而用弗

利者未有無體而有用者也是故學者不先患情之不得其正而先患性之不得其養盖未發而中發而乃和若失之於静俟至既發而圖之雖有隨事精察之勤矯情強制之力亦將救過之不暇古人心學之妙豈如斯而已乎程子所謂孔門傳授心法盖止此耳生非知言者循行數墨僅有一見乎此雖然直説之而已未能學也獨念先儒之説固為詳至第雜於衆言之中而未及特書屢書以詔後學亦恠近歲講道之君子為説頗多

而頎不及此兹以質諸左右萬一所擇不謬先生其益推明前人之說庶使後生小子聞大賢之言而信從者衆此學其有興乎踈嬾不能三思辭不逮意此外所欲言者亦不能詳布希惟照察

寄劉叔正 薛蕙

又云必欲強而同之其源末毫釐之間皆混而無別其之所未安也夫未發之中聖人不得不同也此大本也於此茍同是謂大同事有小異不害其為同也世儒無

未發之中其源頭既受病其行事從可知矣此其於聖人之學同耶異耶固不難知也且明者之未安僕往年何獨不然乎大抵由習聞儒者之言耳夫所謂真如不滅者實有是事而世莫之求也生死亦大矣視文章名譽富貴之屬不有間乎子路問死程子以為切問是也若死而斷滅有何道理可說則夫子不當以知死為答矣朱子躬行博學今人萬萬不及至其晚年非不知生順死安也由未曾實透得此關故理會叅同契平生於

性命之學死生之說註解得盛水不漏晚節末路胷中畧無得力處却索之於方士之術不亦惜乎夫不知性命之說豈知聖人之道乎此翁早佛之說矣豈知方士之術乃佛氏所甚早者乎以此觀之則朱子者非獨不知佛老之書想是莊列之言亦討不着把鼻此可以為鑒矣然使吾人茍無一毫悅生惡死之心則二氏之書政可束之高閣頗恐未知佛氏本無生死之道終不能不為生死所動借使不動強作主宰耳豈其情乎又當

知超脱生死在佛老之心學特餘事耳非以生死脅持人也

與陳兩湖書　唐順之

兄自少才名已滿海内六家九流之書幾乎無所不誦莊騷太史之文亦無所不摹畫而操縱之矣即使海内奇才偉士欲傲兄以所不知而亦不能也況如僕者才至駑下向在京邸每同平凉趙景仁過兄論文久之兄慨然曰二子之言是也遂欲盡棄其舊學而更張之然

當時猶謂兄之急於獎善而以口語相推云耳已而視兄之文則果脫然盡變於舊矣夫文人相傾在古則然景仁於兄未知何如也至於僕之讀書豈能若兄之博而其爲文也亦安能望如兄之古哉然兄不憚降心屈巳而從之推兄是心也設使不徒用之於文而用之於返躬爲巳之間即古人所謂勇撤皐比一變至道者在兄亦何讓乎僕未始不嘆兄之高明不可及而亦每每惜兄有可以一變至道之資力而僅用之於文也雖然

此亦未有人焉以反躬為巳之説而罄欵於吾兄之側耳設使有人焉以反躬為巳之説而罄欵於吾兄之側如吾二子之論文也又安知兄之不降心而從而翻然變於其舊之為尤速也乎又未始不罪吾二子者不能為古人反躬為巳之説以告兄而徒以文士雕蟲篆刻之論投兄之好也兄今之所謂狂者也而豁豁磊磊率情而言率情而貌言也寧觸乎人而不肯違乎心貌也寧野於文而不色乎莊其直以肆則亦古之所謂狂者

也是兄有可以一變至道之力而又有狂以進道之資也兄其能無意乎然兄之意必曰吾平生好適吾性而已矣吾不能為拘儒迂儒苦身縛體如尸如齋言貌如土木人不得動揺云爾夫古之所謂儒者豈盡律以苦身縛體如尸如齋言貌如土木人不得動揺而後可謂之為學也哉天機儘是圓活性地儘是灑落顧人情樂率易而惡拘束然人知縱恣睢者之為率易矣而不知見天機者之尤為率易也人知任佚宕者之為無拘束

美而不知造性地者之尤為無拘束也人之病兄亦或以其樂率易苦拘束而僕則以為惟恐兄之不樂率易不苦拘束也如使果樂率易苦拘束也則必真求率易與無拘束之所在矣真求率易與無拘束之所在也則舍天機性地將何所求哉使兄不以僕為迂也願繼此而更進其說也僕自少亦頗不忍自埋沒浸尋四十更無長進惟近來山中閒居體念此心於日用間覺意味比舊來頗深長耳以應酬之故亦時不免於為文每一

抽思了了如見古人為文之意乃知千古作家别自有正法眼藏在蓋其首尾節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而得意扵筆墨蹊徑之外則惟神解者而後可以語此近時文人説秦説漢説班説馬多是寱語耳莊定山之論文曰得乎心應乎手若輪扁之斲輪不疾不徐若伯樂之相馬非牡非牝庶足以形容其妙乎顧自以精神短少不欲更敝之扵此故不能窮其妙也何時得與吾兄一面談之

答何善山 羅洪先

日昨曾往一東奠此後别有見教然後方敢以言句相答不然縱兄積疑不敢輕有所言非不為言實非言可及也夫能自信者乃能取諸人以為善執一說者必見善而不能遷此二句亦姑據來章言之耳猶未足以盡弟意也弟之取諸人者但能於自性自命喫緊用力有稍傷損即如眼中釘時刻無可停留無可替換自朝至暮如絲過扣斬釘截鐵放過不得此纔是有求為聖人

之志為吾益友不知向此用工即在話頭上拈弄至於自性自命既已傷損尚不能知當下動氣處自以為發強剛毅纏粘處自以為文理密察加意奉陪却謂恭敬明白依阿却謂寛仁如此之類千言萬語莫能狀其情變總之以一言只是鶻突到了雖自稱為學而於自身邈不相干却又說精說一說感說應如此者豈特騎驢覔驢已哉吾輩如今但可自謂揆傍度日非真知痛癢與所謂能知言也往昔舟中所論亦實有見於當下痛

瀁然猶寛鬆未是狠手猶被道理作障容易遮瞞弟雖不才却有隻眼自照不肯將就冒認若是猛健漢直窮到底尋根究源斷不容時刻粘帶纔粘帶即非此物既非此物何為性命此等處非是各人自悟縱終日爭辯未有出頭時也佛與吾儒之辯須是自身已有下落方可開口然此亦是閒話辯若明白亦於吾身何干吾身若既了時縱不開口誰不取證老兄此言豈不將此等作大事件以為講論不明將至悞世弟則以為伊川講

明後又出幾個聖人濂溪未曾講明又何曾誤了舂陵
夫子無生之説門面終是不同何須深論令縱談禪決
未見有人削髮棄妻薄視死生拋却名位此數事乃吾
儒詆毁佛氏大節目處既不相犯自可無憂老兄吾為
此懼一言似可稍解矣然此亦姑據來章言之又涉分
析吾輩一個性命千瘡百孔醫治不暇何得有許多為
人説長道短耶弟願老兄將精一還堯舜感應還孔子
良知還陽明無生還佛直將當下胸中粘帶設計斷除

眼前紛紜設計平妥原來性命設計恢復益於我者取之而非狗其言也害於我者違之而非徒以言也弟有附會包褁之病即直言攻之非以相勝欲同歸於是也兄有執泥糊塗之病即誠心攻之非以自畢欲各歸其極也如是尚何說之不同而懼之不早已乎舍弟促促言别信口直言以復向者之來章如不責其不遜欣然覽之豈特弟之幸將嗣後友朋言廣受善者必自老兄始矣中未有得故發已意不瑩惟不妨再四經目指其

瑕而救正之

答李孟誠 萬廷言

久失遣候辱來教感甚所引延平尤悔之旨足徵反已之嚴三復尤深悚息弟謂今時朋友只知論學不知論品不知須先定品而後學之同異得失可論也夷齊與孔子同品然後可論同異朱陸與周邵二程同品然後可商得失佛老之學千古動人其品高也若不論品而只以言論蹤跡比較得失則似是之非掩襲之巧反在

狂狷者之上矣今海內論學者甚多其中不無樹立然試考其品能一一不愧古人誠不敢厚誣也以弟所處者言之如三五知己則資禀雖殊本根皆實其品似無可議所當論者在學其餘篤論飭行不無所長而究極根源且難論品濂溪晦翁即不講學亦斷斷同是千古人品不然即同言堯言同行堯行學問大同無可非刺亦終是蹈襲君子恥之此豈可聲音笑貌為哉兄品自高又誠自反如來教云日消所尤悔者與求延平所謂

融洽脫落灑然處証詣精專如此則身範物先何愧古昔即稍異同無妨也且朋友切磋何必盡同以水濟水古人以為弗可食矣盖自有大同者在也弟品下學荒慈且衰暮念教誠欲以古人自抜然不知終能無負否也湖峯結廬此意頗決盖賤體終薄只得隨緣自養亦古人量力之意然果能振衣千仭濯足萬里而洗滌心源有灑然融液處則品學俱到與朝夕從兄法堂之上何異顧媿萬萬未能耳佳刻謹拜領餘惟心炤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六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七　　餘姚黄宗羲編

書二十一

講學

與唐仁卿　胡直

去冬承寄白沙先生文編因思足下素不喜言心學令一旦取白沙文表章之豈非學漸歸原不欲以一善名其志力不大且遠哉不觳昔常相期至再三之瀆者固

知有今日也甚慰甚賀弟令其間不共相究竟則徒負平日蓋先此有覩見是編者謂此書題評雖揚白沙其實抑陽明即語不干處心宛轉詆及陽明近於文致不穀不肯信已而得來編讀之良然如云近儒疑先生引進後學頗不惓惓嘗遍觀陽明語意並無是說不知足下何從得之夫陽明不語及白沙亦猶白沙不語及薛敬軒此在二先生自知之而吾輩未臻其地未可代為之說又代為之爭勝負則鑿矣歷觀題評中似不免為

白沙立赤幟恐非白沙之心也古人之學皆求以復性非欲以習聞虛見立言相雄長故必從自身磨鍊虛心參究由壯逮老不知用多少功力實有諸己然後敢自信以號於人是之謂言行相顧而道可明若周子則從無欲以入明道則從識仁以入既咸有得而後出之孟子亦在不動心後乃筆之書白沙先生一坐碧玉樓十二年久之有得始主張致虛立本之學一毫不徇於聞見彼豈謾而言哉陽明先生抱命世之才挺致身之節

亦可以自樹矣然不肯已亦其天性嚮道故也過嶽麓時謁紫陽祠賦詩景仰豈有意於異同及至龍場處困動忍刮磨已乃豁然悟道原本不在外物而在吾心始與紫陽傳註稍異及居滁陽多教學者静坐要在存天理去人欲至虔臺始提致良知一體為訓其意以大學致知致吾良知非窮索諸物也良知者乃吾性靈之出於天者有天然之條理焉是即明徳即天理蓋其學三變而教亦三變則其平日良工心苦從可知矣亦豈謾

而云哉不榖輩非私陽明也亦嘗平心較之矣曾聞陽明居龍場時歴試諸艱惟死生心未了遂製石棺卧以自鍊既歸遭謗則以其語置諸中庸中和章並觀以克化之令之學者非不有美行也其處困亨毀譽之間有是乎不榖有一族祖贑歸者每歸語陽明事頗悉令不細述但言渠童子時赴塾學見軍門輿從至咸奔避軍門即令吏呼無奔教俱叉手傍立有酒徒唱於市肆則貸其朴令從教讀者習歌詩卒為善士又有啞子叩之

則書字為訓亦令有省令之學者非不有美政也其都尊位能勤勤於童子於市人於啞子有是乎夜分方與諸士講論少入噓噏間即遣將出征已行復講氣色如常坐者不知其發兵也方督征宸濠也日坐中堂開門延士友講學無異平時有言伍公焚鬚小却暫如側席遣牌取伍首座中惴惴而先生略不見顏色後聞濠就擒詢實給賞還坐徐曰聞濠已擒當不偽第傷死者多爾已而武皇遣威武大將軍牌追取濠先生不肯出迎

且曰此父母亂命忍從之乎其後江彬等讒以大逆事叵測先生特為老親加念其他迄不動心異時又與張忠輩爭席卒不為屈未嘗一動氣臨終家人問後事不答門人周積問遺言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今之學者平居非不侃侃其臨艱大之境處非常之變能不動心有是乎若非真能致其良知而有萬物一體之實者未易臻也先師羅文恭至晚年始歎服謂先生雖未聖而其學聖學也然則陽明不為充實光輝之大賢矣

乎獨當時桂文襄以私憾謗之又有以紫陽異同且不襲後儒硬格故致多口迄無証據識者寃之昔在大舜尚有臣父之譏伊尹亦有要君之誚李泰伯詆孟子之欲為佐命大聖賢則有大謗議蓋自古已然矣足下豈亦緣是遂詆之耶抑未以身體而參究之故耶夫吾黨虛心求道則雖一畸士未忍以無影相加而況於大賢乎恐明眼者不議陽明而反議議者也編中云良知醒而蕩夫醒則無蕩蕩則非醒謂醒而蕩恐未見良知真

面目也又詆其張皇一體吾人分也今觀學者只見爾我藩籬一語不合輒起戈矛幾曾有真見一體而肯張皇示人者哉雖然足下今之高明者也昔不喜心學今表章之安知異日不并契陽明將如文公之晚年篤信耶近百年內海內得此學表表裡於世者不鮮屢當權奸亦惟知此學者能自屹立今居然可數矣其間雖有靜言庸違者此在孔門程門亦有之於斯學何貶焉不穀辱公提攜斯道如疇昔小有過誤相咎不言今闕學

術不小咼忍嘿嘿因知希舜者舍已從人又安知不如往昔不假言而自易耶且知足下必從事致虛立本是有新得仍冀指示益隆久要豈謂唐突耶

東朱太守 呂懷

懷感激道義之愛竊有所聞不敢不為吾丈道之夫維揚天下之巨區也其俗多文而少實比來與聞甘泉先生之教勃然振刷而興者無慮十百是雖其秉彝好德之心所發然亦豈其俗固近之也聞比來當道至此鼓

舞作興者固多間有一二豪傑負氣使智以講學為不足信往往故為裁抑此懐以為過也夫其振刷而興也以為盡出聖賢為已之心不敢必耳然謂以講學為名則縱不得為聖賢之學比之尋常亦必有所顧藉而自惜者不猶愈於羣居終日言不及義習為放僻邪侈肆然而無忌憚者耶由是言之當道所以待維揚之人亦既薄矣豈其待維揚之人之薄反諸其身此其所以自待又何如也邵子曰名者治世修身之具夫當道也茍

無治世之心則已若或有之謂當乘其振起之心道以敦本之實是或因性牖民之一道也維揚之俗興起之多薰陶之久醖釀之深循名責實由麤入精又焉知一二豪傑不起於千百萬人之中以上追三代之盛也耶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夫茍得一二豪傑振起其中上追三代之盛則維揚之人固不必責其人人盡為聖賢而後足也昔人謂三代以下之士惟恐其不好名斯言雖未必盡出中正然而今方睊睊朝夕物色講

學之士而裁抑之謂之何哉吾丈以躬行實得之學操範世為民之志其所以察此之心撫此之俗必有道矣

與章楓山舒芬

芬自成童之時即知景仰道德玆二十年矣昨者始得拜門牆又值謫限促迫不得留旬日侍左右聽謦欬豈芬之分固如是哉芬嘗私論先生在今日其進德之功老而益篤則衛武公也白首憂國家則畢公其人也然論學究極義理之歸論治酌見理亂之緒論制作洞達

禮樂之本統會斯文卓乎有畢公武公之不可及者又善於作人天下之士受答問私淑艾之教者不勝屈指則先生真古聖賢之徒其諸執事論以一窮達樂貧賤蓋淺淺乎其論也是則先生果何如人哉少有志於道德者其向慕服從之心當何如哉芬神思無一朝夕不往来蘭溪山水間也惟歎世之求富貴利達者往往如意而芬欲依道德之光難固若是則造物者亦可問矣雖然有孔以啟之必有顔曾有周以啟之必有程朱皆

貞元之會不偶然者若先生之啟芬雖不獲海内之士必有能受之者矣我朝理學自薛侍郎吳聘士倡二公皆精察力行在孔門可謂庶幾矣然薛學自薛而止吳學傳者雖衆可稱具體而微者亦惟胡敬齋一人而已然則先生之學雖天所啟授受告戒闕於貞元之會者亦有不可必哉是後有晉江蔡虛齋先生執事必嘗與之上下議論蓋亦今日所無之學也芬雖得廁其門牆恨當時無憤悱之地徒苦先生之擊蒙也陳白沙任資

性而忽義理至今慕其道者參以舉業利達之心遂成鄉愿此風既久則才識高者為王莽其次為胡廣其次為馮道生人必受其禍矣近日王陽明一派門人頗覺張皇以王之學重涵養而輕講究不知陽明學聚之功在前雖老釋之書亦討論之既乃歛華就實見涵養把固之力耳若初學未有義理磨礱前言往行以開其智慮則氣質之昏愚者涵養雖久未必能變也故此教在陽明自為則可施之初學小生恐未可也芬於斯文之

際不敢妄議竊以論語君子不重一章求所入門戸以為易簡而所云主忠信者内欲存赤子之心而外全君子重厚之質不知然否惟先生閔而命之恭惟中和合序不欲詢時起居惟附上警心詩數章以為承教之地伏楮不勝戰慄

答鄒文徴 薛應旂

不肖洊遭憂患困伏草土反已省愆莫知所措追惟曩昔與君講道白下而四方朋輩亦時有相啟發者今皆

不可得矣此學不講今世通獘自吾鄉觀之更覺寂寞不溺於勢利之相高則安於舉業之自足糾結纏縛牢不可破求如執事知我之深信我之篤者真不易得也非執事之知我信我也執事之心即我心也即千萬人之心也即古今天下人之心也其感應孚契之情有難以語人者二千里外連得手書稔知遠念殊荷殊荷所示日修記一冊見執事志學精專工夫無間自此尋向上去便是作聖之功非徒欲以一善而成名者僕雖瞶

墮振起多矣所論孟子大體小體實未嘗離儘是痛快
發明但引樂記人生而靜一段中間如以感物為性之
欲及好惡無節等語意節次終是未純此蓋多是後儒
撰擬非聖人之言也執事又謂先立之功須是平日瞬
存息養戒慎恐懼保守得此心然後物交能思物至能
反躬此亦未免於揣摩想像之說終非根極理要之言
蓋人之一心萬物皆備立則便有主宰便不能奪非是
懸空立著此心待物至然後從而思之方不能奪也況

動靜無端寂感無常隨物順應所過即化若是豫定於
中則是有心應物而非虛靈之本體不免蹈世儒求中
於未發之前之說其流弊將逆億潛生不為物引必為
理障毫釐千里正在此處其曰先立云者正是指出頭
腦以為學者最初用力之地工夫莫先於此之謂也大
體既立便是小體不能奪便是思則得之非謂先立了
大體待物至然後思之又有一層意見且思之云者即
是感而遂通不是苦求力索只緣人不能立大體感之

不能通便為小體所奪便是不思則不得也孔子所謂慎思再思九思即是先立大體工夫世間亦有一等未能立大體待逐事逐物至面前方纔致思者便做得好時亦只是季文子之類耳終非聖學執事高明融會當自得之執事又將周濂溪聖學一章務與繫辭易簡等語相配雖是道理一般其實不消如此輳合蓋聖賢言語亦多有隨事應機處若必欲一一輳合到得室礙時便有生吞活剥割裂裝綴之病此亦是習根未除不可

不察若果能於本體工夫著實下手做去則自融釋脫落六經皆我注脚何必牽制文義以自蹈於固必將迎之窠臼也執事愛我信我敢獻愚衷倘有異同望頻頻示教長清齊之大邑寄百里之命正謂此任本非細事以執事為之必當為昔之武城單父矣慈谷略承命附去亦當年一時意見不足觀也量時與地幸自裁之惟敬教勸學一節近時號為能事者最所不屑量必以為首務不待愚言之贅也千萬留意暑中草草不盡

答顧叔時　鄒觀光

幾當菀結不任懐人室是遠而愾我寤歎音問差不落莫足慰藉耳周太守者向弟從闈中讀其文所劑量稱引皆切於事情使河汾持衡不能不品其為君子弟固已逆知其有餘於品解棘闈為講學中人相見卻無一語及學弟益異之令縣丈諭以觀信言可以知人也丈不輕許可言必足信殊為此君一解頤顧丈益教之俾竟成佳士耳渠札中亦甚能皈依丈可覘其不俗弟近

所事事頗具一小刻中寄文覽教昨偶得孫文融書若謂弟不宜移文章之好而登理學之航想是見弟衡言稍涉論理語虞我兩墮而兩無所成愛我甚忠弟不謂然學與文豈可岐而二哉理學不入於文章以多葛藤語而又故為淺俚以示易文章不入於理學以多浮佻語而又多軼檢噉以取訾夫是二者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文無事理則所謂文者必盡汰六經語孟道德仁義之言而後可而理必不文則曾子之所謂出辭氣

似亦無用逺鄙倍為也弟本一椎拙木訥人耳雖嘗謬意觚翰然實不能窺文章之藩而近時稍知所為禔身立命又不能食理學先生之餘蓋不能為文人又不能為道學我為我而已矣文融虞我兩失之而我故未嘗兩得之也今夫文章之為文也其油然而意森然而法斐然而藻鏗然而聲蒼然而色此必不可易者也若乃翼經垂教徵事取材談苦空慧定世不曰文人而釋子矣談叅同悟真世不曰文人而道流矣方且侈奇而競

博以相高也若談六經語孟道德仁義之語獨避其涉道學先生而虞不得為文人哉至弟所拈出躬行二字又講學先生所斥以為藩籬外語而弟自信以為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談悟談宗其實能反而求諸本心良知者幾人吾懼其祇恣而為蕩為虛而必無益於世教也吾丈將斥弟為藩籬外語耶抑亦訝從業而無成如文融所慮耶弟固未嘗從也因来諭云欲與弟究此一段大事弟恐不即縮地胸中耿耿

為丈一吐幸即尋雁距而惠教我於以導迷醒寤幸甚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七